



# 买块手表去相亲

□郑中天

家里珍藏了一块瑞士17钻全钢日历梅花手表，这表我戴了近三十年，虽然现在指针不再转动，但仍舍不得丢弃。这块表是我青春时代的见证，看到它便会想起许多美好的过去。

1967年10月，我从西藏回渝探亲，路过成都时特意停留了一天，去看望在学校教书的姐姐。姐姐姐夫招待我下馆子大吃了一顿，还去商店买了糖果让我带回重庆孝敬母亲和外婆。从商店出来，姐夫告诉我，那位卖糖果的女售货员还是单身，如果我觉得合适，等返回成都时再介绍我们相识。姐夫顺便说的这句话，我至今都没忘记。

说来也巧，回重庆不久，就有热心大妈上门给我介绍女朋友。那年我24岁，正值春心萌动的年纪，见有人介绍女朋友，内心充满喜悦。介绍人来我家环视了一圈，见我手上没戴手表，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见女朋友，手上没戴表怎么行？等你买了手表，我再给你介绍。”听她这样说，我很自信地拍了一下口袋说：“这好办，我明天就去解放碑买一块。”

当时，我进西藏修公路已有4年多，修公路是力气活，凡工资级别不到二级的，全部提为二级。二级工每月工资57.5元，另加施工津贴12元，共69.5元。除掉伙食费和日常开支，每月能节省出二三十元。

其实在西藏时，曾有藏胞提着小羊皮口袋来工地卖瑞士手表。交易方式很奇特，想买手表需先交100元钱，然后手伸进羊皮口袋凭感觉摸，摸到什么牌子的手表，拿出来就算成交，不能反悔。工地领导得知后，曾在会上反复告诫大家，这些表是从印度偷渡来的走私货，谁购买谁违反纪律，手表要被没收，因此大家都不敢贪便宜购买。

去解放碑买手表那天，我特意叫上妹妹给我当参谋。我怀里揣着四百多元现金，来到解放碑旁的亨得利钟表店时，才发现商店已改成了前进钟表门市部。这是重庆当时最大的钟表专卖店，名表琳琅满目，英纳格、罗马、梅花、瓦司针、天梭……各种品牌应有尽有。我掂量了一下口袋里的钱，决定买一块戴着既体面又承受得起的手表，于是看中了一款标价151元的英纳

格。

“这表虽然好看，但没有日历，不如选带日历的梅花手表更妥当。”妹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。梅花表标价215元，比英纳格多64元，日历表虽好，但价格有点高。妹妹见我犹豫不决，说：“你出门见女朋友，戴有日历的手表，女方肯定会注意到，见面时的气氛也会好很多。”听了这话，我不再犹豫，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叠十元的票子，数了23张。多出来的钱买了根不锈钢表带，最后还剩5元。

戴着这块手表，我前后交过三个女朋友。前两位相处时间都不长，对方觉得我长相、身高和经济条件还可以，但对我能否调回重庆深表怀疑。只有第三位看中的是我这个人，并且说若能成为伴侣，愿申请调去我工作的单位。

这位姑娘就是我后来的妻子，我们相伴五十多年，如今正共度夕阳红。而那块梅花手表，则是我们生命中一段美好的记忆。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 搀扶母亲守住家

□李渝楠

大年初四，本应是阖家团圆、欢声笑语的日子，可我却却在医院陪着母亲。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，白色的床单、白色的墙壁，显得格外冷清。

前段时间，母亲总是胸痛、背痛。我带她去市内大医院检查，医生怀疑是恶性肿瘤，建议赶快手术。然而，母亲基础病较多，身体条件不允许，最终只能放弃手术。但这个结果，我们并没有告诉母亲。

大年三十，本想带母亲出去走走，陪她散散心。可云篆山的风，让体弱的母亲无法承受，晚上不停地咳嗽。平时从来不愿给我们添麻烦的母亲，那天早上5点就给弟弟打了电话，我们立即去了医院。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，被病痛折磨得面容憔悴，我心如刀绞。

母亲躺在病床上，咳嗽不止、胸痛难忍。她那撕心裂肺的咳嗽声、呻吟声，划破寂静的夜空，格外刺耳，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。每一次咳嗽都是在和病魔搏斗，母亲的脸涨得通红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母亲痛苦地蜷缩在床头，我无助地握着她的手，努力想让她尽量舒服一点。

夜已静，窗外的礼花在空中飞舞，格外绚丽。而妈妈的咳嗽声、呻吟声，还有隔壁病人的鼾声，声声入耳，交织在一起，奏响了一曲令人揪心的“交响乐”。我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眼前总是浮现出妈妈生病前忙碌的身影：每天早上，她在厨房里忙碌，为我们准备早饭；上午，她在菜市场穿梭，采购我们喜欢的食物；晚上，她为我和弟弟编织毛衣。在我心里，妈妈是一个有毅力且十分乐观的人，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让我们感受到温暖。

年味正浓，我们一家人轮流照顾母亲，给她做可口的饭菜，讲她爱听的往事，共同回忆一家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在家人的陪伴下，母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她反过来安慰我们：“别

为我担心，我知道自己的身体，没啥大问题。”其实我知道，她早已知道自己的状况，只是怕我们担心。我轻柔地按摩着母亲满是针眼的手，心疼地看着她，轻声道：“妈妈，我想抱抱你。”那一刻，我靠在母亲的怀里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她抱我的感觉从未改变。穿越时空的长廊，母亲的爱从未离开……

母亲的复查结果出来了。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在无人的角落，再也绷不住了，失声痛哭。为什么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虽然我心里已做好了准备，但仍怀有一份侥幸，希望母亲是那个幸运的人。然而，残酷的报告从医生的解读中传来，我心如刀绞。

我徘徊在病房的走廊里，深呼吸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我揉揉发红的眼睛，戴上口罩，快步冲进病房：“妈，复查报告出来了，炎症已经吸收完了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”母亲开心地笑起来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可以出院了。”我笑脸相迎，抬高嗓门：“我的妈妈可以出院了，终于好了……”我一转头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回家的路上，牵着母亲的手，母亲的步履显得有些蹒跚，但目光却异常坚定。病痛让她变得脆弱，可她的内心依然强大。

夜幕降临，我们到家时，父亲已准备好了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。母亲的脸色虽依旧苍白，但笑容却格外灿烂。她坐在餐桌前，轻声说：“能和你们在一

# 豆笪

□谭鑫



春分后的一场春雨里，我从楼下驿站取回快递。拆开编织袋，从竹篮里往外倒腾，一包包胡豆荚颜色正青，不过由于路程颠簸，不少外壳上已裂开些许黑色的纹路，剥豆的我，宛如拆开一封封墨迹未干的家书。

翠玉似的豆粒，经我之手一颗颗取出，沾着些许西南丘陵的雨露，最后悉数滚落在粗陶碗中，磕碰时发出的声响，让我想起儿时的春天，胡豆在篝火里噼啪作响的声音。

童年时，每每快到清明时节，家乡的村野总是浸在一片雨雾里。放学路上，我们要穿过整片胡豆田，此时紫色的胡豆花已经凋谢卷曲，而深绿色的豆荚正饱满结实，淡白色的绒毛上沾着水滴，引得孩子们垂涎。

我和几个小伙伴见状，无须言语，一使眼色便统统弃了伞，猫腰钻进豆垄，不消多时，衣襟里就有了一把刚摘的嫩豆荚。寻一户人家的屋檐，用竹签或者钢丝将剥好的胡豆串成串，扯一抱干谷草生起火，把嫩胡豆放在火上烤，无须过多等待，青烟便裹着焦香漫过鼻尖，剔除熏烤爆裂的黑色豆壳，滚烫的果实由掌心送入嘴里……

遇到家里吃嫩胡豆，我也爱在灶膛里重复此法。奶奶见状，总爱在一旁念叨：“别学牛嚼牡丹。”

我见过最有仪式感的胡豆吃法，是把豆仁在青石白里捣成细沙，混着糯米和清明菜蒸成翡翠团子，灶房的蒸汽漫过窗棂，揭盖时，家里的孩子们都伸长脖子往里张望，感觉比镇上的包子出锅时还香。

小时候我总不懂，老家的农人们，为什么总要等鲜嫩的豆子自然长成皱巴巴的干货，才肯把胡豆收割脱粒装袋。直到多年后，在异地读书的我，拆开朋友寄来的包裹，看见油纸包着的兰花豆，褐色的坚硬外壳，里面是两片蛋黄般的晶莹豆瓣，嚼起来除了盐味还脆中带沙，我才幡然醒悟：“有些事物，注定要用一段时光风干、珍藏。”

起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夺眶而出。我紧紧抱住母亲，哽咽着说：“妈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”

夜深了，屋子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母亲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。在我的心底，更加坚定了用爱搀扶母亲守住家的决心，让爱到永远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评论家协会会员)

如今，我每年收到的胡豆包裹总在春分前后。外婆寄来的嫩胡豆总是套上编织袋，细心地拢在竹篮里，除了快递单号，也必然附有食谱：炒嫩胡豆最好要配上刚挖的野小蒜……有时，老家寄来的胡豆太多，我也照着网上的菜单，学城里人做奶油蚕豆，但总觉得缺了泥土烘烤的烟熏气——那些和童年一起烧成过往的春天，是任何精致器皿都盛放不下的。

前些日子整理旧物，久未开启的铁皮盒里，突然滚出几粒陈年胡豆。深褐的豆皮蜷缩出老人般的皱纹，随意将其丢泡在水里，等再次看到时，却发现它们都已一一舒展，如二十多年前一样饱满。我举起一颗豆子在灯下仰望，透过头，忽然感觉这一灯一豆中，似乎藏着年岁的轻语，它们曾于火光中裂变，又在阳光里收敛，最后由某双苍老的手，让牵挂借食物之名，将家乡春天都封缄在一颗颗乡味里。

城市的厨房里，砂锅下的文火正煨煮着胡豆，水汽在玻璃上蜿蜒出丘陵的轮廓。我想起上次去九龙坡陶家采风，文友说今年霜期短，胡豆比往年要早熟半个月。望着锅里沉浮的胡豆，我仿佛看见自己正冒雨穿过儿时的豆田——那个在火堆旁雀跃的孩童，和那个在异乡灶台前忙碌的青年，此刻都罩在袅袅气雾中，同吃着这种嫩嫩的“春天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